

王思涵
小说

Wangsihan

铁面背后的

人性和诗意

守望者

王思涵◎著



群众出版社



守望者

王思涵◎著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者 / 王思涵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014-5084-8

I. ①守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2791号

守望者
王思涵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

印 张: 18.5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94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5084-8

定 价: 45.00元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电子邮箱: qzCB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-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(门市): 010-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(网购、邮购): 010-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-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为《守望者》而歌

祝春林

繁荣公安文学创作有一条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的经验：在目前公安战线内部创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，借助社会创作力量深入公安一线进行专题创作，是打造公安文艺精品的一条成功捷径。王思涵的这部中篇小说集《守望者》，就是对这一规律的又一生动诠释。

王思涵是影视剧编剧界的后起之秀，以创作公安题材影视剧而闻名。作为一名年轻编剧和制片人，由其创作的电影多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数字电影百合奖、上海国际电影节白玉兰奖、法国汉斯电影节最佳制作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。前不久《守望者》和《秋风行动》又同时获得第十一届“金盾文化工程”影视奖，殊为难得。她从其剧本中精选七篇改编为小说结集出版，将镜头语言转化为纸质文字，兼顾了两种文学样式的嫁接，实在是一种可喜的尝试。阅读她的作品，既能品出实实在在的形象感，又能品出重新刻画后的厚重感，让人得到从视觉到内心的双重享受和感悟，这可以说是本书艺术上的一大特点。

公安战线是文学创作的富矿，具有丰厚的题材资源优势。作者多次深入公安一线采访创作，从公安队伍最基层的工作、人民警察最真实的生活提炼出关于人生、关于心灵、关于价值的深刻体会，用激扬的文字弹奏出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时代主旋律。七篇小说的主人公，涉及不同的警种，《守望者》里的交警，《秋风行动》里的刑警，《骇客》里的网警，真实展现了警察的生活状态、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。特别值得肯定的是，这些作品都是对人民警察英雄形象的描述和刻画，《守望者》的原型谭东、《有事找王江》的原型王江，都是人民警察队伍中近几年涌现出的英雄模范。用真实的形象去感染人，用先进的事迹去感动人，用平凡的生活去打动人，用作品的正能量去弘扬和培育“忠诚、为民、公正、廉洁”的人

民警察核心价值观，这岂不是公安文学创作的生命线和基本遵循！

党的十八大作出了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”的全面部署，全国公安战线也正在掀起走文化强警之路、推进公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高潮。公安文学创作作为公安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，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不言而喻。而广泛团结文艺界朋友为人民公安书写、为人民警察放歌，则是我们繁荣公安文学创作必须要坚持的长效机制。作者为《守望者》里的人民警察而歌，我作为公安战线的一名老兵和公安文化工作者，自然非常愿意为《守望者》一书的出版而歌！

(作者为全国公安文联主席)

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

衣向东

王思涵不是写小说的，她是电影编剧出身，但是读她的小说，却能一口气读完。很简单，因为她的小说，故事起伏跌宕，人物性格有棱有角，能够吸引读者。

小说就是用文字记录“被讲述的故事”。因此，故事决定小说的成败。小说家不同于常人的能力，就是发现并创造故事。发现故事，是一个作家天生的敏锐，创造故事是一个作家超常人的想象力。

故事是由人物和动作组成的。动作就是发生的事件。按照不同的事件组合起来，就成为一波三折的故事。所有的小说，必须有一个好故事，有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，还有若干个精彩的细节。

写人物，主要是写两个方面，一是写人物的命运，二是写人物性格。小说关注的，就是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变化。人物就是动作。你的人物，实际上是他所做的事。作者要明白笔下人物的欲望，然后根据他的需求设置障碍，使他在完成自己需求的过程中，充满了曲折和悬念。

王思涵的《守望者》里收录的七部中篇小说，正是符合我上面所说的一切要素，都是故事性很强、人物个性非常鲜明的小说。比如《守望者》，小说开篇就用谭东妻子汤静的几句话，给谭东这个人物及整篇小说的中心故事以准确的定位：“你这辈子投错了胎，不应该是一个两肢直立行走的人，应该是一棵树，长在西岭坡马路边的一棵树。”寥寥数笔，就把一个为了公路交通安全，为了群众出行安全，任劳任怨、默默无闻地守望在艰苦工作岗位上的交警形象立住了。然后笔锋一转，在6号公路事故现场，谭东手抓绳子，从岩石结满积冰

的百丈悬崖滑落到崖底，救出因车祸跌落崖底的刘天水，元旦假期顶着雨夹雪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从燃烧着大火的即将滑落山沟的车上，救下违规下山卖竹子的老杨家独苗杨守青，谁想却被杨家反咬一口，遭停职检查；7号公路发生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事故，因死者与司机身份地位悬殊，老百姓唯恐执法不公，包围了执勤点，谭东在与对方对峙中，成功化解了矛盾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；在一个雷雨夜里，谭东沿公路巡检，从一辆被泥石流掩埋并已冲到悬崖边上的车里救出小女孩，却因未来得及救出女孩的父亲而愧疚痛哭；发着高烧的谭东跳进刺骨的河水里救出车中的司机，诱发心肌梗死而付出了生命……通过一个个具体感人的事件和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，一个栩栩如生的人民交警形象就诞生了。

《老丁的春天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温馨感人的故事。下岗职工老丁人穷，又没有多大能耐。而身为导游长相标致的前妻连翘，天南地北的地方去的多了，认识的人也多，尤其是认识了仪表堂堂、儒雅帅气、谈吐风趣的联通公司副经理高正军后，就瞧不起老丁了。两人离婚后，老丁和同样没有能耐的保洁员金玲结了婚。按说故事到了这里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了。可连翘突如其来大病和高正军的离弃，又将他们的人生系结在一起。连翘生病后，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愧疚，连翘带着儿子小观四处游玩。小观为了陪母亲，选择了逃学。把小观当做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疼着的金玲，对连翘说：“小观也管我叫妈，我求求你别毁了孩子。”一句掏心的话，就把金玲这样一个真诚、善良的后妈形象立住了。除此之外，小说中还表现出了一种人间大爱。连翘病重后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老实厚道的老丁不计前嫌，决定把孤身一人的前妻接到家里照顾。在狭小的居室内，金玲和丈夫的前妻住在一起，这在一般女人身上是做不到的。金玲虽然接受不了，但为了小观的感受，她还是亲自出面，把连翘接进自己家里，从饮食起居，到梳洗打扮，给了连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。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。如果说老丁接回连翘，是为了责任和对儿子的爱。那么金玲呈现给读者的，就是一种女性的善良和大爱。从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身上，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在闪烁。在这篇小说中，我读到的是女性的善良和母爱的光辉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。

王思涵擅长故事情节的营造和悬念的设置。《骇客》的故事跌宕起伏，悬念一个接着一个，在给我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，也为王思涵高超的创作手法和驾驭故事的能力所叹服。这与她多年的编剧经历有关。事实上，影视作品更讲究故事性和人物个性，王思涵只是把影视剧的写作技巧套用到小说创作上了。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编剧都会写小说，在我看来，会写小说的编剧，一定是个好编剧，因为写小说需要深厚的文学底蕴。

当然，书中的其他几篇小说也很有故事性和耐读性。好小说需要分享，需要读者用心去阅读。虽然“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但我相信，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此书中，收获到一种阅读的快乐。

(作者为著名作家、编剧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)

目录

Mu Lu

序一：为《守望者》而歌·····祝春林 001

序二：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·····衣向东 003

守望者·····001

秋风行动·····037

骇客·····083

有事找王江·····121

老丁的春天·····163

炎热的夜晚·····211

从心开始·····245

后记·····王思涵 284

王思涵
小说

Wangsihan

● 守望者





守 望 者

汤静说：“谭东，你这辈子投错了胎，不应该是一个两肢直立行走的人，应该是一棵树，长在西岭坡马路边的一棵树。”

汤静说这话的时候，谭东刚从6号公路的事故现场回来，两人在西岭坡的交警队办事处的简易房间里，同在的还有他们的女儿玲玲。谭东的同事杨雷本来也在，但是，房间里的火药味太浓了，杨雷担心不小心点着了火，他偷偷溜出了房间，在门外的一棵树下，避风抽烟。

西岭坡交警队办事处就谭东和杨雷两个猴人，负责西岭坡一整片的道路交通，西岭坡车辆少，但是地处偏远，路况复杂，交通事故频发，回家也不方便，不是个好差事。

当初，设立西岭坡办事处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。把这里比喻成高原上孤零的一个岗哨，似有些夸张，但是，派遣到这里的人，不啻于被流放到了蛮荒地。谭东当时挺身而出，妻子汤静就对谭东心存埋怨，领导都没有积极，哪里用得着你来表现自己。

谭东并不理会，照旧去了西岭坡，在西岭坡孤身工作了十年，交警队派了杨雷来跟他做伴，又过了三年了。

趁着今天的事情，汤静又开始责怪起谭东来，这十三年来，谭东陪着妻女的时间，不如陪着西岭坡的树长，就算是有个假期，也没有能踏踏实实陪着妻女一起度过。汤静的话一点不假，谭东不敢反驳，只能老实地低头听着。

结婚这么些年，汤静又是照顾女儿，又是操持家庭，谭东像个沙发客，回家投宿一晚，第二天就匆忙离开，汤静没法不生气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更可恨的是，谭东工作起来不要命。

本来谭东休假，一家人准备去游乐场滑冰，可是，滑冰鞋还没有穿好，谭东的手机就响了，6号公路发生了交通事故，杨雷在现场处理不好，叫谭东过去帮忙。

谭东说：“好，你在那里等着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挂了电话，谭东就拉着玲玲和汤静赶赴事故现场。

一辆大货车撞在山上，车头已经完全走形了，车紧靠着峭壁，一个车轱辘悬在崖外，就差一点点，就飞到悬崖底了。货车上有两个人，司机受了伤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，因为惯性的原因，撞破了车窗玻璃，摔了出去，跌落到悬崖底下。

摔下去的人叫刘天水。谭东到达的时候，杨雷正在紧张地做着记录，路边的120急救车闪着灯，医生正在处理司机的伤口，但是，对跌落悬崖的人却没有办法营救。

谭东跳下车跑过去，指手画脚地跟杨雷说了半天，了解清楚了目前的情况后，谭东让杨雷绕道西门沟。

西门沟是一个村，这个村有一条路，可以走进悬崖底，但是，西门沟离事故现场有些远，路况也不好，只能当作一个补充措施，谭东要选择另外一个办法赶紧把人救上来，他从悬崖直接滑下去。

此处悬崖少说有四百多米深，从悬崖上下去，听起来就够骇人的。谭东不敢让汤静和女儿知道，怕她们担心，让杨雷去西门沟的时候，顺道把妻女捎回执勤点。

玲玲还在车内纳闷地问汤静：“我爸不是今天休假吗？”汤静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货车司机不休假呀，你看撞成这样，等一会往外抬人，你闭上眼睛别看啊。”

两个人刚说着，车门打开了，谭东探进半个身子，说：“有人掉到悬崖底下去了，我让杨雷回执勤点，从西沟那边绕下去，正好捎着你们。”母女俩还没反应过来，谭东把杨雷粗鲁地推上车，关上车门。

杨雷担心地问谭东行不行，谭东摆着手让杨雷快走，赶紧去西门沟，多组织人，人命关天，速度要快。说完了，谭东就扭头匆匆忙忙往悬崖边跑去了，女儿玲玲在身后喊着问他要干什么去，谭东都没有听到。



谭东从杨雷的车上拿了一捆粗绳子，他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树上，然后，用力拽了拽，觉得很满意，脱下大衣，慢慢倒退到悬崖边，就准备往下滑。

120的医护人员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，悬崖深不见底，而且，下滑这么长是需要很好的耐力的，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，医护人员看着就有些心惊胆战，年轻的医生手里紧抓着绳子不放，担心地问谭东绳子长度够不够。

谭东说：“够了，我爬过好多回，你听着我的招呼。”

医生紧张地看着谭东，问：“不是说能从西门沟绕吗？”

“绕下去得四五个小时，咱们是来收尸的，还是来救人的？”说着，谭东让医生松手，自己倒退着，抓着绳子在悬崖上走，一纵一放，他下滑了几十米，再一纵一放，他像只大鸟一样，扑进云雾里。

年轻的医生探头往下看，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树边的绳子一圈一圈地往下走。悬崖上的谭东，像只大壁虎一样贴在崖壁上，天气寒冷，谭东哈出来的气，在石头上结成细密的水珠。

这个悬崖，谭东之前也下去过，但那时候是夏天，如今天寒地冻，谭东下去了二百多米的时候，发现下面的岩石上都结了冰。

谭东的两只手抓着岩石，两只脚在边上蹬，连个着力点都找不到。他定了定神，往脚下看去，发现右脚侧下方，有一小块岩石，就伸开一只手，身子悠起来，两只脚划过冰层，落在一小块岩石上。

风早就把他的衣服灌了个透，帽子也掉了下去，两只手冻得失去知觉了，谭东费了好大工夫，才把绳子在岩石上绕了一下，又开始艰难地往下爬。等两只脚踩到了悬崖底的乱石，谭东好像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。

西岭山终年积雪，沟底的水声潺潺，冒着蒸腾的水汽。谭东在迷雾中，淌着齐腰深的河水，他的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大声喊：“有人吗？我是警察！”接连喊了几声，都没有人答应，只有谭东自己的喊声，碰到了悬崖又折返了回来，穿越了迷雾变成了回声。

谭东低头发现水流是浅红色的，他逆水而上，走出了三十多米远，才发现河里躺着一个人，一半人在岸上，一半人在水里，腿上和头上都是血。



谭东艰难地跋涉过去，伸出一只手去摸他脖子上的动脉，脉搏还在跳动，只是有些微弱。谭东立即用冷水往他脸上浇，那人被冷水浇了几下，激灵过来。

谭东问他：“你是刘天水不是？”

那个人的眼睛肿得睁不开，只有一点微弱的气息，哪里能张开嘴回答他。这悬崖下受伤的，除了刘天水还能有谁，谭东感到自己简直是多此一问。

谭东俯下身子，听他的心跳，微弱得像是一片羽毛落在雪地上，别说等上四个小时，半个钟头也够他撑的。

谭东把他半抱半背着，站起身来，歪歪扭扭地往回走，到了垂着绳子的悬崖底下，谭东脱下外套，熟练地包住男人的头，谭东像包扎货物一样，把男人捆得严严实实的，然后使劲拽了下绳子，上面的人也拽动了几下作为回应，仰着脖子看上去刘天水像一尊预制板，被平稳往上拉，谭东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谭东不知道汤静和玲玲回到了悬崖顶上，此刻的担心丝毫没有减少。

杨雷开车载着汤静和玲玲离去的时候，玲玲从后窗玻璃看到，谭东背着一捆绳子往悬崖边跑，玲玲特别担心，让杨雷停了车。

母女俩从车上下来，要阻止谭东，可跑到悬崖边时，他已经下去了。玲玲和汤静趴在悬崖边，往下看，悬崖下云雾缭绕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玲玲冲着山崖下，大声喊：“爸！爸！”只有山谷里传出来的回响。汤静恨恨地说：“我就知道，他要把我们调开。”

汤静抬头看时，急救医生正在救治大货车的司机，司机的情况不重，头上包着绷带，尚未丧失意识。汤静把一肚子火，都发在那个司机身上：“开这么快的车，要枪毙的！”

司机低着头由她骂，不敢吭声。

悬崖底一片迷雾，汤静给谭东打电话，没有信号打不通，也不知道谭东什么情况，汤静的心也和悬崖下的谭东一样悬着。直到悬崖边的绳子被谭东拽了一下，汤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，起码谭东还是平安的。

汤静和医生合力把绳子拉上来，刘天水像个木乃伊一样被绑着，身上裹着警服。医生快速解开绳子，把警服摘下来，刘天水轻微地呻吟着。汤静和玲玲把刘天水搬到



救护车上。

这时候，又来了一辆120车，跳下一个年龄大的医生，是执勤点旁边医院的熊院长，熊院长跟谭东的关系不错，下了车就大声问：“急救医生，谭东呢？”年轻的实习医生说：“谭东下去了。”

熊院长问：“那杨雷呢？”年轻医生说：“杨雷正组织人，从西门沟过去。”

“谭东从悬崖底走出来，起码也要两个钟头，这两个钟头非把他冻坏了不可。”熊院长说，“我下去接谭东吧。”说罢，刚要上车，汤静和玲玲赶紧跑过去，坐到了熊院长的车里。

熊院长车开得快，到了西门沟边，正好碰到了杨雷。杨雷已经在西门沟组织了一群村民，他们拿着扁担和绳子，正往悬崖底走，熊院长他们三个人追上去，跟在村民后边。

悬崖底除了乱石杂草，就是河流，杨雷在前面引道，用棍子试着水深，他和村民们有所准备，都穿着水靴，但是，汤静和玲玲都穿着平时的鞋子，不防水。

杨雷回头，对汤静和玲玲说：“你们别过来了，谭东对这块路熟，不会有事。”

汤静和玲玲此刻都在担心着谭东，母女俩几乎同时说：“不行。”

西门沟村的村民都熟悉谭东，领头的村民问汤静：“你们是谭警官的老婆、闺女吧？”汤静和玲玲点了点头。

领头的村民大声对其他人说：“背上背上，谭警官家里的！”汤静和玲玲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两个村民背上，涉过水去。

一行人朝着悬崖深处前进，去营救谭东，也幸亏他们在悬崖底迎接，要不谭东说不准会有什么情况。

谭东把刘天水绑好，看着刘天水被拽了上去，就动身往西门沟走，当时，两条腿冻僵了，直挺挺地像杵在冰里的两根木头桩子。他挪动着两条腿，在悬崖底找到了自己的帽子，甩干冰水戴在头上，沿着河边一路小跑，想产生点儿热量，但那点儿热量实在可怜。

汤静和玲玲看见谭东的时候，谭东两颊冻得发紫，眼睫毛和头发尖都结了冰。



汤静和玲玲见了又心疼又生气，谭东还笑嘻嘻地站在河边看她们。杨雷赶紧过去，脱下大衣扔给谭东，谭东穿上棉大衣，对汤静和玲玲说：“不是送你们回执勤点了吗，真是无事忙，瞎跑。”

谭东这一句话，彻底把汤静给惹恼了。冒险下悬崖，救人不要命，汤静担惊受怕的，心都快休克了，谭东不仅没有安慰，还怪起她们娘儿俩了。

当时人多，汤静给谭东留了点面子，没好意思发作。回到执勤点，汤静跟玲玲两人把门给反锁上了，不让谭东进去。

谭东不停地敲门，里边根本不理他。谭东陪着笑脸，对屋里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都生气呢，可是外面多冷啊，快开门吧。”

屋里响起玲玲的声音：“我妈生你气了，让你在外面好好反省反省！”

谭东陪着笑脸说：“闺女没生我气吧，快给爸爸开门，我有好吃的，真的。”可一向跟谭东关系好的玲玲也生气了，对谭东说：“在门口待着吧。”

谭东说：“外面多冷啊，放我进来吧，接你们来执勤点玩儿，是你们要求的，早知道这样，不如不来呢。过两天休假，我回去天天陪你们，我都冻死啦！”

谭东哀求了大半天，门才打开了，汤静站在门口，谭东冲着屋里的玲玲做了个鬼脸，溜了进去。

执勤点屋里很简单，一桌一床一椅，床顶上钉着小柜子，放着饭盒，房顶上拉着一根电线，垂着一个大灯泡，被门震得晃来晃去。屋里唯一豪华的摆设，是桌子上的一个呼叫电台。

谭东一进屋，看见母女俩都沉着脸，谭东把帽子挂在墙上，坐在墙边。他不敢跟汤静说话，伸手拉玲玲的手，被玲玲反手打了一下。

汤静说：“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们明天就回去，见不得你这样，赶紧调工作吧。”

谭东笑着，对玲玲说：“听听你妈说的，这种事。十年八年也不出一回，你们就是胆小，其实很安全。”谭东以为玲玲能站在自己一边，帮自己说话，没料到玲玲却说：“吓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”

谭东说：“我知道啊，要不然，怎么把你们调开啊。西门沟那条路，你们今天走了，绕下去四个多小时，人有多少血，能流四个多小时？我不是也没办法吗？”

玲玲低头，不说话了。谭东走过去，拽汤静的袖子，汤静甩开他。谭东说：“别生气